

8 潮头 Tide

微小说

求助

■ (广东)袁有江

这事,要是处理不好,不仅会遭到重罚,还有可能被判刑。连日来,他拜托的所有朋友,都抛弃了他。只剩下这最后一搏了。要是老同学张瑞宝也不肯帮他,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他和瑞宝虽是过命的交情,平时来往频繁。但逢着这宗事,他心里还真没底。

透过玻璃墙,他茫然地扫视着电梯口。一个女人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她侧身站在电梯口,让一个男人半拥着。那不是瑞宝老婆吗? 陈德平的眼里射出了电波。那衣着考究的男人,五十来岁的样子,戴眼镜,有点谢顶。陈德平不认识。但女人,他肯定就是瑞宝老婆。瑞宝老婆,风骚得只要是正常男人,看一眼都会记住。他心头一颤,下意识地站了起来。没待他再细看,他们已进了电梯。他疾步赶到电梯口。电梯已升到八楼,略停顿一下,才开始往下。

八楼是客房部。他在八楼下了电梯。走廊里很安静,两边全是客房。他悄没声儿地踩着厚厚的地毯,走到楼面服务台前,问值班服务员,刚才上来的一对男女去了什么房间?服务员异样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是他们朋友? 去总台查一下吧。我不方便告诉你。

好的。他退了下来。

回到酒廊时, 瑞宝到了。瑞宝还是老脾气,单刀直入地问他啥事? 他闪烁其词,轻描淡写地说了事情的大概。瑞宝听着, 皱起眉

头, 不住地摇头。包厢里只有他和瑞宝两个人。他想着事情的后果,禁不住两股战战,噗通一声,跪在了瑞宝面前,捂住脸哽咽起来。瑞宝被吓了一跳,拉他起来,你这是干什么?

兄弟,你要是不帮我,一切都完了。

你先起来,瑞宝一边拽他,一边说,我来想办法就是了。

全靠兄弟你了。他缓缓起身擦掉眼泪。

俩人沉默良久, 他问, 弟媳最近还好吧? 你没叫她一起来吃饭。

她今晚单位有事。老同学,这事真的很难办。瑞宝压低了嗓音,搞不好……我们都会摊上大麻烦。除非找副市长亲自出面。

他哭丧着脸,盯着瑞宝,举起酒杯说,敬你,这回我全靠兄弟了。花多少钱都没所谓。

我只能说尽最大努力。瑞宝沉吟着,举起沉重的酒杯说,能不能搞定,难说。

我懂。但我……已是命悬一线。孩子还小,父母身体也不好……恐惧,像看不见的火苗,在陈德平的胸口灼烧着。他抽纸巾擦去奔涌的泪水,埋下头去。

大男人,哭个什么劲。瑞宝说,你克制点,大不了我豁出去了。

他猛抬头,一口喝干了酒,说,大哥,我敬你,你随意。

瑞宝没有随意, 也踏踏实实干了一大杯。

瑞宝去洗手间回来时,告诉他,我刚给副市长电话里说了,他答应帮忙。

他像一个被判定为癌症晚期的病人,突然又接到医院的纠正通知书一样激动。瑞宝叫他不要高兴得太早。但经验告诉他,事情肯定成了。不顾瑞宝的拦阻,他掏出准备好的银行卡塞给瑞宝。这是三十万,你先帮我花。我无以回报,真的无以回报。

一瞥之间,透过玻璃墙,他又看见了电梯口,想到瑞宝的老婆。他心里暗付,瑞宝帮了我这么大忙,真不是一般的哥们,我应该暗示下他才够兄弟。随着气氛的慢慢转暖,酒过三巡之后,他讨好地跟瑞宝说了他看见的。

瑞宝涨红了脸,愤怒、屈辱的火焰在心头熊熊燃烧起来。他无法控制住瑞宝的情绪,一时间有点后悔。瑞宝吵着要上楼,我要马上搞清楚,否则会疯掉。他站起来拖住他说,现在他们早走了,这样,我去试试查监控录像,你在这等我。他出去找到酒店经理,花了一大笔钱,买来了酒店走廊的监控视频。

……夜深了,急火攻心的瑞宝,还在嚷着要回去杀了老婆。停车场,只剩下瑞宝和他的两辆车,一东一西地等着。他紧紧拽住瑞宝的胳膊,一边打电话叫代驾,一边说,大哥,我的事就全靠你了。嫂子的事,你放心,我会一辈子烂在肚子里……

我哪还有心情顾你的事!一阵刺骨的冷风扑面而来,瑞宝趁他不备,一个健步跃上自己的车,“嘭”地一声关了车门。陈德平打了一个寒战,赶上徒劳地拉了一把车门,没拉开。

车子轰鸣着,闪亮雪白的车灯,杀气腾腾地开出了停车场。

一条解冻的河流在春天蜿蜒行走

■ (四川)语一

亿株绿灯笼,万顷珍珠衣。

——绿涛奔涌,茶事吐蕊。绽放三月枝头的星星点灯,牵引着天空出走的彩虹。

“黄芽煎鸡蛋,祛湿又养颜。”接住小城名片最饱满的一篮子鸟鸣,从盐粒的皱褶处起飞……飞过高楼,人群,喧哗和质疑,赶在影子之前,把日出占为己有。

晴朗。恒温。时令笑脸,二级春风。

一夜酥雨, 撑开蒲公英降落伞的乡音奔走相告喜讯……浩若烟海,流云、溪流、木屋与茶仙子的组合,错落得当,稀疏有致:宛若从唐诗宋词中打捞起来的水墨丹青。

左手蝴蝶, 右手蜻蜓……万千素手灵巧翻飞,忙碌采摘蜂蜜,折叠春光,储蓄明媚。铺设田园,蜿蜒流淌的歌声,比蓝天湛蓝,比山泉甘冽。

满目苍翠,呼之欲出的绿浪反复冲洗着红尘疲惫……欣然接受春光菩提, 忽感宁静的心湖,依稀听见梦盏拔节的声响。抑制不住万物的生长,颓废,蓄意把春潮的乳名修定为“禅茶独味”。

——心动,总是来得恰是时候。

涂抹上桃红的胭脂,披上羊群, 挥舞着春姑娘的腰带, 恣意在一望无际的波涛上纵横驰骋,放牧霓虹豢养鸽子楼蹙眉的情绪……

惊喜,隐身在一片含苞欲放的茶骨朵上借用春风的金手指轻轻垂钩起火红的青春。

最美遇见!与逗留茶园的风筝一起捏泥人,捉迷藏,做游戏……时而为脚下的蚂蚁搬走大石子;时而为浮躁的汽鸣送上一杯清凉的问候语;时而用童谣的纯净眸子剪掉前朝黄昏,续上萤火虫的光明……芬芳斑斓的世界,唯我独醉,又任我独醒。

涛声依旧, 一条解冻的河流在春天的茶园蜿蜒行走。一场微生活章节的场景,足够惊艳奢侈。飞蹴朵朵涟漪,导航未来日子的美好,不仅仅是惊悚。

有了农耕与惊蛰的联系, 有了更多绿叶对根的礼赞,四季律动,长势茁壮。

——毫无疑问,这是距离停房春天,收获金秋最近最壮观的窗口。

游记

庆云堂

■ (江苏)周 游

扬州康山街曾有不少栋宇华丽的大宅门,长期聚居过一批富可敌国的盐商。他们曾在这里业盐,曾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那些遗产早就化作遗憾的废墟,惟有号称“盐商第一楼”的庆云堂尚存。

堂主乃晚清业盐巨商卢绍绪。卢绍绪,字星垣,江西上饶人。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他从江西上饶来扬,在淮南富安(今江苏东台)盐场近二十年,先官后商,任盐场盐课大使职,正八品官,后来业盐致富,峰时拥有财富四十余万两纹银。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他择康山街造屋构园。

据说, 卢绍绪当年建造这座宅子花了七万两雪花银。从外表看,卢宅与一般的扬州民居并没多大的不同,但你一走进大门,一种藏富不露的恢宏之气便扑面而来。大门、二门楣上的砖雕都异常精美,虽然历经沧桑,但仍可分辨出砖雕上神态各异的人物,活泼灵动,栩栩如生。

走进“盐商第一楼”,我感觉庆云堂非常气派,在我身后的长门和柱子都是用上好的楠木制作的,据说几百年都不会腐朽,更不会被虫子蛀了。卢氏盐商住宅的正厅叫百宴厅。明末清初,扬州盐商富甲天下,盐商的财富,相当一部分用在奢侈的消费上。他们建筑楼宇、巧设园林、制作精美服饰、收藏古董字画,多数数特别讲究饮食, 其中有不少人成为了美食行家。这百宴厅就因为可以同时开一百

桌宴席而得名。除了正厅外,卢氏盐商住宅中的淮海厅、兰馨厅、涵碧厅、怡情楼等,也是厅厅相连,构思精巧。整个卢宅有十一进,前五进是大门、二门和三个厅,第六、第七进是主人的卧室,上面是小姐的绣楼,第八、第九进是接待亲友的地方(客房),第十、第十一进是书房和藏书楼。藏书楼虽保存完好,可惜藏书已经不翼而飞了。

宅后有园。据戴名世《意园记》记载:“意园者,无是园也,意之如此云耳。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竹万个。”目前意园尚存水池,池北面南有廊五楹,中间门上石额有隶书“水面风来”四字。入内,馆舍木雕口和合窗扇仍在,构架完整。院内有株百年紫藤,枝繁叶茂,遮天蔽日,葱葱□□,婆婆娑娑。

如今,卢宅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卢绍绪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所建的豪宅如今每天比戏园和书场还要热闹, 因为这里供应早中晚三餐, 这里成天被本地食客和外地游客挤爆了。每个顾客之所以到此小雅,吃的是环境,就是想过一把扬州盐商的瘾而已。不过, 庆云堂推出的一日三餐是根据卢氏菜谱制作的,尤其早茶,大煮干丝、五丁包子、蟹黄汤包和野鸭菜包都有不错的口碑, 每天都有许多顾客排队等位吃包子。一到晚上,大院二院三院四院同时点燃几百只大红灯笼, 倒把庆云堂辉映得就像醉酒的贵妃似的。不信,你去瞧瞧,你去尝尝。

像一颗盘居已久,忘了捡拾的桐子正轻轻走向村外的人群那个身着大红棉袄的女人多像两年前的妈妈

彼岸花开

■ 蒲苇

彼岸花,开成了美少年似一汪碧绿,滋润久枯的心

我不愿快速抵达下个驿站只想静静徘徊在花季的栅栏边把你回望成一朵心花怒放

馥郁的花香,飞向了枝头湿润的西子湖畔,垂柳翩跹提灯笼的人稳住了脚下的凹凸

今生,我的修行还不够眼里抽出的藤蔓,附着光斑

2016 中国巴中诗人新作展

一场夜雪之后

■ 雷文

数日的寒风过后,人们看到这个冬季美的事物更美,丑的事物更丑雪在夜里突然莅临像一粒巨大的止痛片,让叫疼的世界有了宁静游荡的魂魄迷了路,她们有洁白的身子说人话,与人为伍总在爱情最为甜蜜时,被无形的拳头打散

悲剧的主角,大白天煨着酒煨着一壶往事。雪,无非是想让他停下来,与离别的人有片刻重逢的机会

与几只蝴蝶说

■ 李中焜

我们乡下的院子里时常会飞来几只蝴蝶粉红色的花衣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像时尚少女的连衣裙将寂静的院子装扮成它们久居的新巢

好几次和它们擦肩而过在乡下的院子里我埋头写着一首爱情的诗可那几只蝴蝶始终不露声色在这首关于爱情的诗歌里它们从东边来然后又到西边去热焰的舞步旋转了整个院落

在乡下的院子里

想起曾经的那一次偶然

蝴蝶婉转的歌声

再一次沉淀着我们凄美的爱情

见诗如面

■ 李清荷

这个傍晚,想着你的笑容在每一处笔锋里每个分子里都是你。爱多么可怕,最初的悸动从何而起夜晚的小径像一团火焰没有了瞬间,我们只有永恒。相互重叠着有些微微偏宠把世界上颤栗的花朵都打开。忍不住,在字里行间穿行拆开笔锋和骨架,一定要找到你。

见诗如面

见字如面。

爱你!

一树野樱

■ 岳鹏

三月,阳光温暖。午后适合静下来,听一场盛大的虫鸣

万壑之上,风轻云淡,钟声幽远草木,在旧事中吐新纳绿众生在逆光里,细数前世因缘

一树野樱,开满葳蕤的序言。这一切无须一地惊雷,鸟虫便会诵吟赶路的人还未醒来,雪花已经在春天里飘过

新雨之后

缄默不语的轮回,像庄严的仪式

苍穹之下,万物铺陈开来

大地一片静美

风

■ 李欣蔓

秋风从吊桥上吹来吹断了巴河两岸的枯枝吹低现实和未来

我干涸的眼睛开始涨潮浪涛把我推到风口上发出枯草返青的声音寻觅花朵和明亮的晨曦缄默与昏暗压痛了肩膀似一只飞翔的大鸟展开翅膀

一半遮住打结的浪花一半掩映水上的日出

失意的心境

■ 徐桐

被冰凉的水泥烫伤再也长不出田野一样的茄子 南瓜 海椒

习惯了安静的乡村一种想家的情绪卡住了自由的喉咙闻不到熟悉的蛙声和蝉鸣

头顶着灰蒙蒙的氤氲思念远去的炊烟 瓦屋以及叮咚的泉水

与一片落叶虚度时光

■ 刘丽英

这个季节,万物失去灵性花朵顶端,红房紧锁一只蝶困在深处

面对那些没有风向的落叶与飞鸟放纵的思想打开那些毫无意义的防线

穿透红墙的罅隙把幽禁的魂灵在漫卷斜风里放生随手握住一缕倦鸟的言语与一枚被季节毒蛊,提早泛黄的落叶虚度时光

一些秘密的种子被播撒长着藤蔓的植物,放纵地生出密密层层の根须

这样的时光里,适合为一些念想超度肉身太轻,无法打坐就想把指尖的一枚笃定托给飞鸟的翅膀

远方,禅院的钟声开出一朵水莲花

山的那边

■ 杨燕

晨光还没从昨夜梦中醒来羊群“沙沙”的碎步惊醒了草尖,和雾状的浮尘

桐树下,那位放羊的少女

你不来,我怎敢独自老去

■ 杨通

带上你的花枝,刷屏大地

这是春天的微信平台,随便点开一粒雨露或阳光,都是迷人的香气与温馨

在这如此美好的时刻任何一只蜜蜂和蝴蝶都知道我的心事。我的芬芳在疯狂地弥漫你不来,我怎么敢独自老去

春夜记

■ 王志国(藏族)

春天一到,心就乱了你坐在花下像一个待放的花蕾有着不为人知的哀愁和娇羞那一晚,在后花园

春风送来淡淡的花香我躲在暗处,像一棵卑微的小草满怀期待,却又迟疑不绝空攥着一身气力

最终没敢,从树荫里探出差涩的头颅

桃花的杯盏

■ 孙梓文

不用桃花的杯盏盛酒。春意太浓,月光一醉时间就更娇媚了只用春风的柳梢,在梦里一拨,水便生香,桃花的杯盏便倾斜出,握不住的温度不必担心,地老天荒后桃花的杯盏谁来搀扶只需借给她一二诗句,她便不会醒来喊痛;便会慰藉再次聚首的芬芳人间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c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